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林日新

手机响了,我点开一看,是晓刚发来的信息:“老师,我‘专升本’啦!”晓刚是位“高职生”,五年前我曾当过他的老师。

那年春节,我退休了。朋友阿荣告诉我:“学校缺了个语文老师,你来吗?”他在城里一所私立职校当校长。我说:“好呀!”朋友说:“正月十六来校报到!”那天早上,我来到学校。朋友一见,便迎了上来,握住我的双手,连说“欢迎,欢迎”,然后带我到办公室与董事长签了合同。

上课了,校长陪我来到教室。他向学生介绍了我,说着,他还拿出我的那本小说给学生看。讲台下的几个同学们同时伸手……经校长这番介绍后,大多数学生很兴奋,目光里满是欣喜和崇拜,这让我受宠若惊。我摊开教材,学生却要求我介绍创作长篇小说的经历。好在我曾在市作协大会上讲过,于是,我便轻车熟路地复述了一回。下课铃响了,我的故事还没结束。学生们意犹未尽,仍要我“继续,继续”。我说:“想听我的故事,以后多的是。”但我发现六组最后面那位男生,自始至终都伏在课桌上,无声无响,像个局外人。

我与校长谈起此事。他说:“哦,你说的是晓刚。别管他。他性格有点怪,高一时很少进教室听课的。今天,是给你这个新老师的面子了。我在教室后面站了十多分钟,见他抬头两三次,可能你没发现。”

第二天我上课时,晓刚坐直了,偶尔还在做笔记。我从他身旁经过,看到他的字写得有力,像是摹了帖的,小声赞道:“字写得不错。”他把头转向窗外,把书藏进抽屉里,又伏在桌上,不再理我。下课后,我向班长咨询:“晓刚咋不答我的话呢?”班长说:“他素来如此,极少答理老师,也不与同学讲话的。”

这一周,我布置了一篇作文,主题是向老师介绍自己。一周后,半数同学交了,共20本作业,比我预期的要好。从作文中可以看出,这些学生的作文能力并不太差。我给每篇文章提了修改意见,他们居然在第二天早上就交了修改稿。我从中选出两篇优秀的做具体修改,试着向《邵阳日报》的“青少年文艺”栏目投稿。一周后,文章见报了,开创了该校学生习作公开发表的先河。我把样报贴在校园里的“职校新事”栏里。全校师生奔走相告,纷纷前来看样报。

那天下午放学后,看到晓刚一个人在看样报,我便走近去,问:“晓刚,你也爱看报?”晓刚抬头看着我,羞涩地点点头。“到我房间去,我送一张给你。”他默默地跟我走。找出样报,我递给晓刚。他接住,拿在手上,目光却落在我的书架那一排文学名著上。我问:“你想看吗?”他点点头,说:“我初一特爱看文学书,可我爸妈和老师却不准看,老师没收了我3本,还撕烂烧

了……”说着,他的眼眶就红了。我说:“阅读可以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是件好事。不过,你要在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后才能看。”他拿着我出版的那部长篇小说,问:“老师,您这本书可以借给我看吗?”我说:“可以,给你一周时间。”他说了声“好”,高兴地拿着书跑了。

这时校长进来了,欣喜地说:“我到校两年,晓刚从不与我讲过一句话,想不到他今天与你讲这么多!厉害了,林老师。”

第二天放学时,晓刚来了,说:“老师,您的小说我看完了。”我吃惊地说:“20多万字,就看完了?”他说:“嗯。”我问:“你上课时也在看?”他老实地点头,红着脸说:“几个同学上课打瞌睡,老师都不管的。我看书,他就更不管了。”说完,他笑了,笑中有点狡黠也有点自豪。“书好看吗?”我问。他点点头:“好看。”“哪里好看?”“《闽侗乡》收毛货那部分很吸引人,像传奇小说。《山村民办教师》也好看,这个老师真好,还买文学名著奖给学生看。我读小学时,老师不准我看小说。”“说说哪里不好吧。”晓刚挠挠头,欲言又止。我说:“大胆说吧,以后重版时,我会再修改的。”晓刚吃惊地睁大眼睛:“出版的书还可以修改?”我说:“是的。文章不厌百回改。越改越好。”晓刚恍然大悟,接着说:“《孤独的童年》写得太散了,没有一条主线……”我伸出拇指,连说:“对、对,你看书还是很认真的。好!”

此后,每天中午休息,晓刚都来我房中看书。上课时,他也开始举手回答问题。中考前一天,他递给我一个作文本,说:“老师,我写了一篇作文。”文章标题是《我迷上淡雅的书香》,写他在语文老师的影响下,从一个不爱看书的“学渣”转变成为一个书迷;文中还谈了阅读我那本小说的感想,结尾借用歌词《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表达了自己想当教师的理想。

“好!”我表扬他,“晓刚,你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我给你推荐出去。”他笑了,笑得很灿烂。一周之后,文章刊登在《邵阳日报》上。中考时,他获得全班第二名。校长和老师们极为吃惊,惊呼:“晓刚像是变了个人!”

四年过去了,我已离开了那所职校,但晓刚一直与我有关联。他在读高职院校时,常寄文章给我看,他的散文《夏日蝉鸣》还发表在《职教职场》的“青春絮语”里。

如今,晓刚专升本成功啦,他这棵“野百合”离当教师的理想又近了一步。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



春韵 杨萍 摄

歌词展播

邵东赞歌

钟石山

邵东有座桥

“宝庆东路”有座桥

她的名字叫洪桥

龙山抬头向东望

六拱如虹多美妙

湖南邵东有座桥

她的名字叫洪桥

八十四根廊柱雨亭盖

西洋江走过不湿脚

石碑铭文镌刻着过往

水波荡漾了五百年时光

油光发亮的长条石凳

涂鸭着往日繁华的模样

那驿站、客棧、盐铺、染坊,鳞次栉比

那吆喝声、车轱声、马蹄声、波浪声,连绵不断

它们问,你是何方客官

啊洪桥,啊洪桥

你是岁月的坐标

有多少故事被你弄丢

又有多少故事被你藏好

游子的心多想停靠

啊洪桥,啊洪桥

你是岁月的坐标

你饱经沧桑却屹立不倒

游子的心多想停靠

周官桥恋歌

桐江在这里弯了八道弯

弯弯里有个美丽的周官桥乡

那里的石板路沐浴过西汉昭阳侯国的月光

飏伦堂的城墙上,还镶嵌着三国时期的木雕花窗

当东亿电气的打火机把世界点亮

一群燕子在古老的文公祠前呢喃盘旋

明朝留下的族谱,复制过荣耀也粘贴过沧桑

清朝的油纸伞守望斑驳的青砖瓦房

……

邇一邇怡卉园、96农庄

去高高的光子山上,看朝霞散去又挂满夕阳

在洲下桥边,听流水荡漾

五百年前麻阳祖、三胜庙马帮的铃声,依然叮当

周官桥啊,你是游子停泊灵魂的港湾

啊,周官桥,爱你到地老天荒

当母亲的呼唤在耳边回响

我又背起行囊,行囊里装满故乡

(钟石山,邵东市作协名誉主席、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精神家园

母亲的小菜园

谢丽英

母亲有一个小菜园,面积不大,但故事很多。一个宁静周末的早晨,母亲照例把从菜地里摘来又洗净的新鲜蔬菜送到我厨房的案板上,有莴笋、茼蒿、花菜和蒜苗。母亲说,这些菜完全可以放心吃。说这话时,母亲眼里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其实,这块菜地,是父亲生前的心血结晶。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父亲终于从他挚爱一生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忙碌了一辈子的父亲始终无法适应这种清闲,常常独自坐在阳台的那个角落,显得孤独而落寞。一次家庭聚会上,父亲不经意说,他想开垦一块荒地做菜园。父亲说的那块地,是小区外面靠墙角的一块荒地,上面杂草丛生,石砾遍布,还到处散落着垃圾。父亲的提议,遭到了母亲和我们的反对。母亲的兴趣在吹拉弹唱上,我的志向是诗和远方……我们在家吃饭的次数并不多,自然吃不了多少菜。何况,要把那块荒地开垦成一片菜园,工程量并不小,早应安享晚年的父亲,根本没必要那么辛劳,再去吃那种苦。

我们的苦口婆心还是没能改变父亲的想法。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军人出身的父亲不怕苦累,兴致勃勃地买来锄头、铁锹等工具,说干就干。那段日子,每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带上工具和草帽,来到那块荒地捡拾石砾、铲除杂草、清理垃圾,然后一点一点翻动着泥土。经过一周的努力,父亲居然把那块荒地开垦了出来,并划成几个小格,既平整又漂亮。随后,便是播种、浇灌,种子慢慢发芽、长大。在菜地里的时光,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刻。那时的他,看到地里的这些作物,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眼里充满了宠溺的光。菜叶上有青虫了,父亲会用手去捉。肥料不足了,父亲会用厨余垃圾沤肥。土块板结成团了,父亲会一点点捏碎。为了这个小菜园,父亲不知流了多少汗。

我们很少在家吃饭,父亲便开心地把种出来的蔬菜送给左邻右舍。他说,和大家分享这些尽管不足挂齿,但代表的是他的一点心意。父亲的善良和友好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父亲去世后,我在家的时间便多了起来,周末的厨房里也慢慢有了烟火气,我想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来陪伴孤独年迈的母亲。原以为,父亲的那块菜地会荒废掉。没想到,不久后,那时强烈反对父亲开垦荒地的母亲,按照父亲生前的样子,起早贪黑,也细心地种下了当季的蔬菜。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地里的蔬菜长得甚至比以前更好,绿得葱茏,红得透亮,白得晶莹,让人一看就有着忍不住的欢喜。周末的餐桌上总会有母亲辛勤劳动的成果。菜依旧吃不了那么多,母亲便隔三差五地送给左邻右舍。有时候,我也会心疼地奉劝母亲,没必要那么辛苦。母亲微微叹了一口气,淡淡地说,到了菜地,就会想起你父亲,我不能让它荒了。母亲又说,只有让你们吃了我亲自种的蔬菜,我才放心和安心。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的眼里总会含着泪光。

每当工作生活让我疲惫不堪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来到这里。这里的每一片叶、每一朵花、每一个果,仿佛都能与我对话,向我诉说着它们的前世今生。母亲的菜地,成了我心中最美的风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片菜地都将是我心中永恒的绿洲。

(谢丽英,任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

✧樟树垅茶座

平凡人的平凡事

王梅春

前不久,我原所在部队的一位女兵排长在网上发消息,称我“学雷锋,无冕亦英雄”,感恩我在危难时刻救过她。我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在部队“大熔炉”中听党的话,坚持学雷锋,陶冶了情操。

1968年春,在邵阳市二中读高中的我应征入伍,当上了铁道兵,到云南修成昆铁路。部队驻扎在横断山脉,和金沙江为伴。这个地方多地震,常突发山洪,且峰峦叠嶂,黄鹤飞不过,猿猴愁攀援。官兵们爬山越岭,肩扛手提,终于完成了成昆铁路的建设。其中,女兵技术员和男兵一样在闷热潮湿的山洞作业,奉献血汗和聪明才智。

后来,我们部队转战襄渝铁路,驻秦巴山下和汉江边。在一次手榴弹实弹训练中,我们连女兵排一个新兵由于初次投掷实弹,太紧张,不慎将拉了线的手榴弹跌落在脚下,一二米处,且手榴弹已开始冒烟打滚。在场担任报靶员的我一惊:“不好了。”我一步跳

出掩坑去抓手榴弹,第一把没抓到,第二把才抓住,用力向外一甩,手榴弹随即在前方五六米处上空爆炸。当时,在场的连队指导员、女兵排长等六人无一受伤。我因此事获了嘉奖。

后我回到地方在一家国企工作,把在部队工作的劲头带到了企业。

退休后不久,我听到邵阳县一位与我同连队的战友在部队施工中受了伤,中途病退,但伤残证的办理因种种事情给耽搁了。我前后几次去该战友家,给他整理申报材料,又自费到云南昆明军区总医院取证。当我接着准备去湖北某野战医院取证时,这位战友没能挺住走了。我遗憾没有为这位战友办好这桩事。

过两年,我就八十岁了。回首过往,我做的尽是平凡人所做的平凡事。但我常以这样的话自慰:如果善良铸就了一个人的品格,即使他渺小也高尚;如果真诚充满了一个人的心智,即使他卑微也高贵。